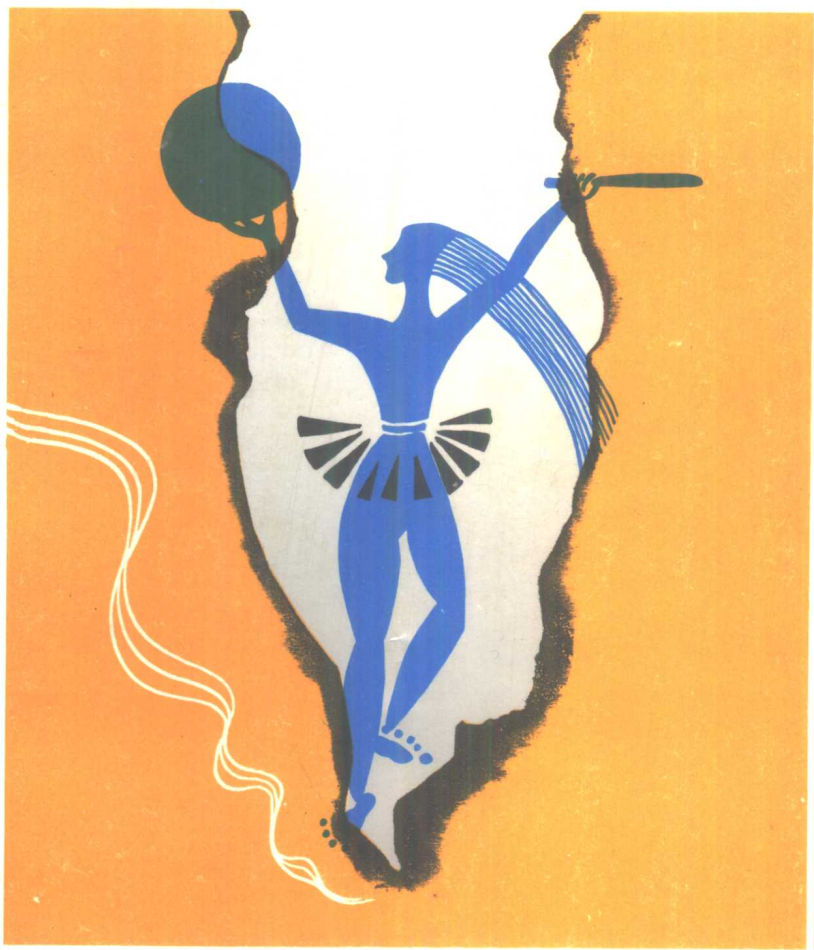


● 满学与清史研究书系

萨满教与神话

● 富育光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49.71
5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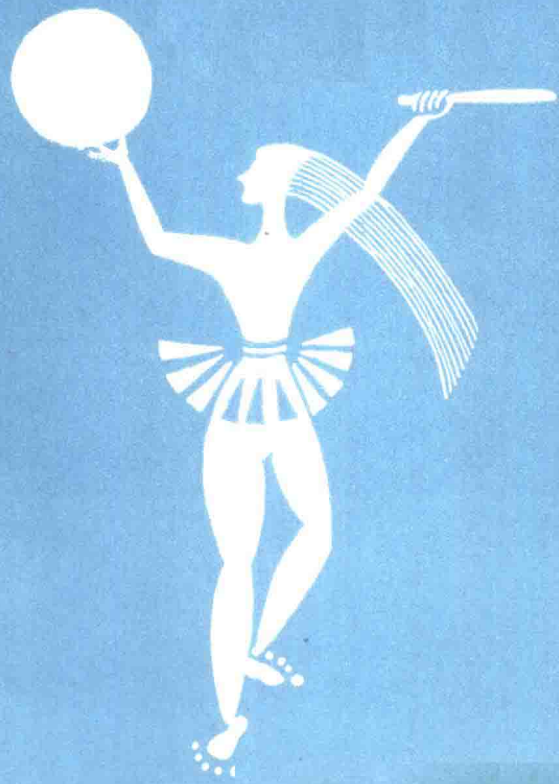
满学与清史研究书系

(专著类)

萨满教 与神话

富育光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常 江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何永春

萨 满 教 与 神 话

富育光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0千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

ISBN 7-5610-1048-6

K·78 定价: 5.00元

(辽) 第9号

序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结合成的共同体，各个民族都从自己生活的领域里对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有些民族的社会历史了解得很不够，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开始改变着这种状况。

每一个民族都要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全国解放后，各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经济生活日新月异，所有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956年，党中央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民族、风俗语言，重点放在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方面，通过近两年的社会调查，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民族研究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的更深入的调查打下基础。

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调查手段不象今天采用的录像录音设备，连照相器材也有困难，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设备，我们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会更完整，当时的重点着眼于社会经济制度、所有制及民族语言，对原始宗教只进行一般考察，今天看来，这是当时认识上的不足的地方，因为原始宗教本来是群众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创了前人从未做过的艰巨事业，初步摸清了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抢救了大批原始资料，为今后制定民族政策，发展民族经济，培养民族干部积累了最基本的资料。

随着国民经济的七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有相应的发展，如西南地区关于夷族、纳西族的古籍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整理、翻译。在老一辈专家带动下，通过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新型的专家学者。对蒙族、藏族的古典经籍也进行了整理出版。对东北地区的萨满教

FH 58/02

及时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开放、发展、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前进的经验如果研究的透彻，对全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研究得透，才能使中华民族有所深入。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各民族的调查研究的进程很不平衡，这是正常现象。总的说来，近十年来我们的民族学研究一直在前进、在创新。

最近高兴地看到富育光同志新著的《萨满教与神话》的书稿。作者长期从事萨满教的调查研究，现在这部书稿即将出版，值得鼓励、表扬。它是我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一部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社会科学近来发展的趋势，趋向于综合、比较，融会贯通。综合、融会贯通必以精密坚实的分类研究为基础。分类研究的不断深入，才能把综合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通过本书提供的萨满教这个历史的活化石，参证中外古代文献资料，可以开拓关于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新视野。这一新领域有待于有志者共同开发。我期待着我国民族学研究繁荣昌盛的新局面的来临。

任继愈

1990年9月于北京

引 论

神奥莫测的萨满教崇拜狂热以及那种种令人惊叹不已的神术活动，同世代都在虔诚信仰本氏族宗教神威的北方诸民族一样，一向被世人感到无限敬畏和好奇。在我国历朝典籍中，有不少属于北方萨满教信仰的零碎记载，均视为东北夷诸民族中的一种特有巫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千年来北方诸民族文化发展史的核心史观，便是萨满教文化的传承史。萨满教是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萨满们那灵珮斑驳、森严威武的神裙光采，那激越昂扬、响彻数里的铃鼓声音，那粗犷豪放、勇如鹰虎的野性舞姿，那独具英风、百代讴诵的北国神话和英雄史诗，那秘传子孙的古史古训古药古卜以及先辈驭火、治水、罟狩、孕婴、训世、辨星、操勇等技能经验，一代又一代地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萨满是民族之师、民族之神、民族之魂，承继着民族精神文化的全部遗产，从而享得全民族的敬重。往昔，萨满教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中不仅妇孺皆知，而波及的地域遍及白山黑水，文化氛围之广袤是非常辽阔无垠的。北亚和东北亚，处处皆然。尤令人惊奇的是，在公元一九九〇年的春雪季节，我们还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深处，请到了正在捕犴的鄂伦春族著名萨满孟金福老人，击鼓诵唱年轻时神授的萨满歌舞。撮罗子里的鄂族男女欢笑着拊手相和，十分热烈感人。也是在公元一九九〇年谷雨雨后，我们在吉林省永吉县杨木乡发现了一户满族珍藏了百余年之久的萨满手抄满文神谕、神像、神偶及其它神器等珍贵实物。可以说这是近些年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春季原始实物。实物制做年代至少要超过二百余年，具有

极珍贵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萨满教在北方各民族中的存在与影响，并未因时代的推移而消逝或褪减。事实上，我国北方萨满教活动区域的诸种文化形态、现象与影响，也早就为国内外许多学术界所注意和重视。不少学者不辞艰辛，久住民家，跟踪记录和研究，期盼能登入萨满教“万神宝殿”，畅览我国北方先民筑建的原始文化神秘之宫，进而揭开北方诸族所共有的传统宗教理念之谜。

萨满，亦有写成“沙曼”、“萨玛”、“沙玛”、“撒麻”、“撒瞞”、“珊蛮”等等字样。在中国史书上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讲“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金元以后，“珊蛮”、“沙曼”、“撒麻”、“娑玛”、“沙玛”、“萨玛”、“萨瞞”、“萨满”等词便多次出现在各种书籍中。现在统用“萨满”一词。萨满，实为阿尔泰语系满语支的女真语，其含义多数解释为汉语的“巫”意。在国外，有些国家在百科全书中多释义萨满含义为“情绪颠狂的人”、“精神狂躁疯跛者”。在俄国和苏联有些学者解释为“萨满是一种臆病者，病来疯颠不可自制”，也有个别学者解释萨满不能称为“正常的人”，而是“病狂之人”。总之，对“萨满”的解释，世界各国多从其外在形态的某些特征，来释义萨满一词，而且其释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国内从凌纯声先生始，对萨满一词也基本释为巫的一种，其形态为“情绪颠狂”者。笔者认为，这些解释并未把萨满一词的真正含义讲清楚。萨满，作为女真语真正含义是什么？从阿尔泰语系有关的北方诸民族语词语音中可以辨析：在满语、赫哲语、锡伯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中“Sa”、“za”等音的词根，都是“知道”的意思，上述几个民族几乎相同。“知道”、“明白”基本上都是称谓“Sam”或“zam”。而满语和赫哲语“Sam”，就是“知道”的意思，或称“Saha”，意思是“知道了”、“明白了”。因此，可以说“萨满”一词的真正含义便是“知

道”的意思。在满族著名民间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就有萨满的解释，认为萨满就是“晓彻”之意，说明萨满是沟通人世与神的中介人。萨满最能知道、最能晓彻神意，疏通人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联络，达到神灵护佑的目的。故此，萨满才享有极不平凡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受到族众的信仰崇拜。在满族后世萨满神谕中，将萨满直接尊称为“阿布卡朱賒”、“阿哈朱賒”，实即天之子、天仆、天奴的意思，其意是指萨满为宇宙间众神祇服务的仆奴。

萨满的职能和萨满的素质，绝不是由于臆病或神经变态的“情绪颠狂者”等因素才算作萨满。按上述说法，萨满则是病狂者，或称患病者，这是对萨满教中萨满的成因与特征完全错误的揣测。事实上，北方诸民族所有氏族萨满，也包括前数代一些甚有名望的大萨满，他们并不是愚笨无知的病态患者、更不是喜怒无常的精神分裂的疯颠人。正相反，从我们接触到所有资料和萨满本人，他们是本民族中的智者、渊博多能的文化人。按满族有些姓氏颂扬萨满的话讲，“有金子一样的嘴，有神鹰一样的勇猛智慧”。在一定意义上讲，萨满是一个氏族的精神、智慧和力量的综合。平时，萨满是氏族中普通的一员，不享受任何特殊礼遇，然而氏族或其成员罹难时，他是首当其冲的化导者，同时也是本氏族药师和女人育婴的保姆。因此说，一个原始氏族的兴旺要依靠和培育出众多文武齐备、智勇双全的萨满，才使本氏族象“有太阳一样光明永照”。萨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各族产生与选择萨满的方式礼仪大同小异。它与萨满教原始精神心理说、魂气化观念等有密切关系。萨满成因又是萨满教值得专门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将以大量调查另书专论，在此不多赘述。萨满教属于北方诸少数民族所崇奉的原始宗教。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中就指出：“按跳神之俗，通松花、黑龙、乌苏里三江至东北海口皆然”。萨满教作为自然宗教是靠氏族传承的，具有着极严密的传

袭性和封闭性。清以前某些国外人士在游记书稿中有些点滴描写与披露，仅为略记而已。清代在北方志书、笔记与史籍中有简单记叙。在国内真正考究与探讨北方萨满教的奥秘，始于民国初期。对于我国北方诸民族所固有的萨满教信仰与崇拜习俗的翔实观察、躬亲访问、搜集实物传说，并予以严谨地分析和比较，在大量调查的成果基础上整理著书，有功于世者最早当推凌纯声先生，传世名著便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南京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两册，资料之丰富细致，为国内外学界所倍崇。除此，国内亦有些学人著文探讨北方诸民族的萨满（或称“沙曼”）教的宗教观念和影响，均有所贡献。

真正开展对北方诸民族萨满教状况的系统调查，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当时，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国家民委、社会科研单位以及地方有关部门极力倡导，组织了国内许多学者包括民族学、社会人文学、历史学、经济学者对全国各民族地区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在此次卓有成效的社会历史调查中，除广泛调查了全国民族地区的历史、经济、文教等发展状况外，还首次在我国东北地区，对世居的诸少数民族萨满教情况做了较全面的调查。这是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壮举，为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培养了一批后来颇有建树的学者队伍，成为我国萨满教文化研究的开拓者。我国北方诸民族对他们的辛勤耕耘与劳动以及创立北方民族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寄予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良好的评价。

然而，科学进步与发展是无止境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我国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北方考古文化研究日趋广泛深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落实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时期，前所未有的各民族文化复兴的繁荣气象开始出现了。北方各民族世代传承的民族文

化遗产，得到抢救、挖掘、翻译与整理。不少有价值的民族文化书籍已陆续出版。各民族聚居区内本民族文化的承袭者与保留者——各族深有名望的萨满、歌手、故事家、民间工艺家受到应有的尊重与爱护。在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锡伯族、赫哲族、朝鲜族中，还征集到众多的本民族珍藏经世的文化实物与手抄资料，确为北方文化遗存储藏之一大奇观。不能不令人慨叹祖国文化辉煌灿烂，历史源远流长。近些年，我们对北方民族文化的调查、挖掘和整理工作，与建国前或建国后的初年相比，确实更加全面深入。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主要侧重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为研究民族文化工作作了基础性工作。但对广藏于民间的丰富多采的文化信仰、习俗、口碑文学等还缺少过细地了解与记录，而且对某些民族如满族等民族文化遗产挖掘和整理，则相对显得薄弱。由于“十年动乱”等各种历史原因，许多民族文化人氏相继谢世。许多宝贵的资料任之消散践踏，酿成祖国北方文化中不少难以填补的空白，实为憾事。

笔者发于对民族文化的崇仰和热爱心情，深感学术与历史是不容含糊的。多年来我国对北方萨满教虽有一定研究，但许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答案，而且尚有众多研究的空白和问题，其因归根结蒂就是对第一手资料占有的贫乏。所以说，不对我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教文化抓紧进行拚力抢救，北方民族文化史将会留下许多重要的不解之谜，其发展规律和特点将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认识。何况萨满教文化因其历史的积淀、文化层次形态等相当错综复杂，剖析其实质是十分艰难而细致地科学鉴别与分析研究工作。诸如，萨满教文化圈范围究属多大？萨满教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地位、价值、意义如何认识？有些国内外学者认为，凡属原始宗教性质的宗教形态均可视为萨满教，包罗世界各地各民族。这显然似乎扩大了它的地域性和本质内涵；也有不少学者则认为它属于北欧、北亚、北美地域性

的原始宗教文化，即地球亚寒带和北寒带地域为主的原始宗教形式，或称萨满教文化圈文化模式，反映其强烈而鲜明的地域性、内向性和长期历史形成的本地域众民族群团共有的大同小异的生活习性特征。又如，萨满教与巫教的异同，也是长期为人们所困惑的问题。因缺少对北方诸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深入调查和了解，特别是三十年代初日人出于政治目的对“满洲地方”的调查，将民族信仰萨满活动同蛊惑狐黄白柳骗财害命的“神汉”、“大神”、“巫医”混在一起，讹传日久，民族萨满祭祀亦被看成“跳大神”。解放后，适逢百废俱兴，民间宗教信仰与习俗并未来得及进行研究和剥离，仍沿旧说，一定程度上耽搁了萨满文化的抢救。总之，萨满教文化是否应视之为“迷信之尤”，如防瘟疫，给以不公正地摒弃和防范。或者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满腔热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留精去粕，古为今用，既认识到作为人类历史文明初期萌生的原始宗教，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不可避免地泛聚着历史的污垢和陈迹，但是它的主流却正是汇聚了一个民族漫长历史中所创造和积蓄下来的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智慧和精神财富——人类祖先的文化足迹和全部文化遗产。后者的态度则是正确的，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近些年来，在我国学术界中亦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和认识北方萨满教文化宝库，并产生了浓烈兴趣乐以研讨，而且开始冲破某一类学科的藩篱，被历史学、人文学、文艺学、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文化学等多学科的青睞，都能够从萨满教文化中，攫取到丰厚的营养和开拓全新的研究领域。当然，萨满教研究属于世界性的学术课题。要真正解开其许多未解之谜，揭示其庐山面目，除要靠国内学者合作外，还要同世界学者广泛合作。还有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要我们不懈地探索，攀登。

从国际萨满教文化圈来看，信仰与传播萨满教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属于地球北半部分的温带、亚寒带与寒带地域的文化侵袭现象。从北欧至西伯利亚乃至北美洲均有萨满教文化同类或相近的文化形态。因此可以说萨满教文化是北方地域性质的大文化带的文化现象。国外对于萨满教宗教现象与其文化的考察与研究，至少早于二百余年以前。随着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如欧洲、苏联以及北美洲等地各国现代化文明建设与发展，往昔属于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文化遗存，受到了强烈冲击，生活改变了社会人的习俗与信仰。原始宗教的形态被现代新兴的文明需要所取代。许多历史的陈迹相应地被荡涤殆尽，传统的文化遗物也只能被收藏到各种博物馆与陈列馆中去了。但是，国外学术界一直把萨满教研究作为一个热点，作为探索人类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途径和宝藏。所以，不仅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与组织，还出版不少刊物和专著，以致使萨满教研究成为一门新学科——萨满教学。至今萨满教学仍是世界上方兴未艾的学科。

在我国东北地区，因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在客观上为萨满教的保存与沿袭，创造了可能性。至今东北三省特别是吉、黑两省中的满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中，仍存在较浓厚的萨满教文化遗存与现实萨满活动和影响。除此，如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中至今保留有珍贵的萨满神本和祝祭传说。在东蒙地区的蒙古族中亦保留和流传着独立于喇嘛教之外的萨满“孛”的虔诚活动。在东北诸民族萨满文化中，尤为难能可贵地是，甚至有些民族的家族中，至今除保留有珍贵的清以来的萨满手抄神谕、神器、神服等文化遗物外，还保留一些相当古朴的萨满海祭、野祭、火祭等原始自然崇拜形态和原始星图、古药、卜术、育婴术等，虽是残迹余影，从世界总的文化观念窥视，其价值与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萨满教属于残留于现代文明世界上少有的原始文化遗存，保留着极其可贵的北方人类童年时

期开拓自然、征服自然、繁衍种族的艰辛岁月中的情感、观念、经验、认识。这对于研究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都是很珍贵的人文资料，堪称人类文化“活化石”。如此，我国的萨满教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国际上学术界的浓厚兴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从来都是跨国性的。中国是世界萨满教文化研究重要的一环，是萨满教产生、发展、传播的重要故乡与中心。所以，加强对萨满教的研究，在国内外萨满教研究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筑建萨满教文化研究大厦是我们这代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应在更高层次上加强国际间合作，发展与深化萨满教文化研究，为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我国北方文化、历史乃至民族源流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历代典籍文献以及各种史志、笔记等材料。众所周知，东北地区诸民族文化历史资料，历朝记载不甚详尽。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未能系统、具体地反映出来。所以，给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而萨满教文化是北方诸民族文化的基石，其中保留着众多珍贵的族史、部落史、民族关系史等祖传手谕、桦贝书契以及生活习俗、创世神话史诗、乃至宗族初民世代积累下来的生产生活斗争经验与技艺，堪称北方民族生息繁衍的经典与师训。只有真正汲取与掌握了北方萨满教文化，才能真正认识、理解、熟悉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才可能解释与写出北方诸民族的文化史、民族史、民俗史，进而丰富与光耀我们伟大而统一的中华民族文明史。

原始宗教是在原始初民时期，一定地域生产生活条件下的观念产物。通过对萨满教的剖析、了解，旨在探索北方诸民族先民的原始思维意识，求索古人在遥远的氏族部落时代的生活掠影，从而洞窥人类文化之源。人类童年时期是颇令今人幻想、猎奇并甚感兴趣的谜境。众所周知，民族与国界的形成，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初兴时期的原始信仰与原始宗教，是不分

种族与国界的。确切地讲，远在民族形成之先便是已经存在的观念意识了。本书便是要求探索北方文化萌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观念意识。我们伟大祖国是由众多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而多民族的大家庭又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研究我国北方各民族文化，不仅仅要熟悉和了解我国北方各民族形成后的文化与历史，还应深入研究和探索这些民族未形成前的文化形态与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族文化的源与流，增强民族的自强心和自信心，也才能更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其次，本书还着力重视与我国相邻的跨国诸民族（如西伯利亚、远东一带诸民族）萨满教文化的遗存与研究，从而给人们以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完整的北方萨满教的概念。第三，我们以极大的热忱注意于披露十数年来所积累的实地调查资料。为保证所引用资料的可靠性、科学性，笔者曾多次赴东北三省有关乡村市镇，多次拜访萨满、族长、歌手核证求实，凡属民间传言，均一一注释说明，便于读者鉴引参考。

目 录

| | |
|-----------------------------|-----|
| 序 | 任继愈 |
| 引 论 | 1 |
| 第一章 萨满教神论 | 1 |
| 第一节 神祇原道观与神论分期 | 1 |
| 第二节 神论与神系 | 10 |
| 第三节 萨满教“多层”天穹观和“三界”说 | 20 |
| 第二章 萨满教多神崇拜 | 28 |
| 第一节 自然神祇 | 29 |
| 第二节 图腾柱与图腾神祇 | 36 |
| 第三节 萨满教的火崇拜 | 41 |
| 第四节 地、水(冰、雪)的崇拜 | 47 |
| 第五节 灵禽崇拜 | 53 |
| 第六节 祖先崇拜 | 66 |
| 第七节 生育崇拜与“乌米”、“乌麦” 生殖神解析 | 73 |
| 第三章 萨满教的祭类祭程 | 82 |
| 第一节 原始血殉血祭遗风 | 82 |
| 第二节 火祭 | 90 |
| 第三节 星祭 | 99 |
| 第四节 柳祭 | 111 |
| 第五节 海祭 | 118 |
| 第六节 北方诸民族的熊、蛇祭祀 | 125 |
| 第七节 清官堂子祭与各族民间家祭 | 131 |
| (一) 满族 | 131 |

| | |
|-----------------------------------|-----|
| (1) 清宫堂子祭祀与宗室王公祭祀····· | 131 |
| (2) 民间祭祀····· | 137 |
| (二)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族 的民间祭祀····· | 142 |
| 第四章 萨满的卜术 ····· | 147 |
| 第一节 占卜是萨满神事活动 ····· | 147 |
| 第二节 萨满的卜筮 ····· | 152 |
| (一) 原始占卜概貌····· | 152 |
| (1) 异兆卜····· | 153 |
| (2) 物测卜····· | 154 |
| (3) 先兆卜····· | 155 |
| (二) 占卜的种类····· | 157 |
| (1) 骨卜····· | 157 |
| (2) 草木卜····· | 158 |
| (3) 星光卜····· | 158 |
| (4) 金石卜····· | 159 |
| (5) 梦卜····· | 159 |
| (6) 神偶与神器卜····· | 160 |
| (三) 占卜物制取与存弃····· | 161 |
| (1) 血取····· | 162 |
| (2) 梦取····· | 163 |
| (3) 神取····· | 165 |
| (4) 意念取····· | 166 |
| 第三节 萨满近世卜术 ····· | 167 |
| (一) 火灼法····· | 167 |
| (二) 梦卜法····· | 171 |
| (三) 抛物法····· | 173 |
| (四) 神授卜法····· | 174 |
| 第四节 萨满卜术的心灵观念 ····· | 176 |

| | |
|--------------------------------|------------|
| (一) 灵魂观与卜术····· | 176 |
| (二) 古“神判”观念与萨满占卜术····· | 179 |
| (三) 占卜术在民间····· | 181 |
| 第五章 中国北方古神话的丰富载体····· | 184 |
| 第一节 北方古神话成因与特征····· | 186 |
| (一) 萨满教是北方神话的胚基····· | 186 |
| (二) “通古斯”语族及其神话内涵····· | 189 |
| (三) 满族族称及其神话····· | 193 |
| (四) 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神话····· | 196 |
| 第二节 宗教信仰和讲古习俗与北方神话····· | 198 |
| (一) 萨满神道观念对神话复存的影响····· | 198 |
| (二) 北方诸族讲古赛歌对神话传播的影响····· | 205 |
| 第三节 北方神话····· | 211 |
| (一) 萨满教创世神话····· | 211 |
| (1) 动物创世神话····· | 216 |
| (2) 人类起源神话····· | 219 |
| (3) “天官大战”创世神话 | |
| ——神魔争世创世神话····· | 222 |
| (二) 族源传世神话····· | 253 |
| (1) 族源神话产生与流传条件····· | 253 |
| (2) 族源神话的传袭类型····· | 257 |
| (3) 族源神话与史学的关系····· | 263 |
| (三) 祖先英雄神话——“玛音”神话····· | 266 |
| (1) 祖先聪慧的文化积存是神话产生的 | |
| 沃土····· | 266 |
| (2) 北方古葬俗及招魂神赞与“玛音” | |
| 神话故事····· | 268 |
| (3) 祖先神话对后世萨满文化的影响····· | 275 |
| (四) 萨满神话故事····· | 278 |